

〔清〕古吳墨浪子輯

西湖佳話



西 湖 佳 話

古吳墨浪子 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160,000

1980 年 9 月新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86·226 定价：0.77 元

出版說明

《西湖佳話》，全名《西湖佳話古今遺蹟》，是一部以西湖名勝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。全書共十六篇，大都根據史傳、雜記和民間傳說寫成，塑造了如葛洪、白居易、蘇東坡、林逋、岳飛、濟顛、遠公、蘇小小、馮小青、白娘子等流傳甚廣、為羣衆喜聞樂見的人物形象。故事敘述生動，文筆朴素流暢，有助於讀者對西湖名勝古蹟的了解，增強對祖國錦繡河山的熱愛。由於時代的限制，書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糟粕，如對農民起義的歪曲等，但尚無損于主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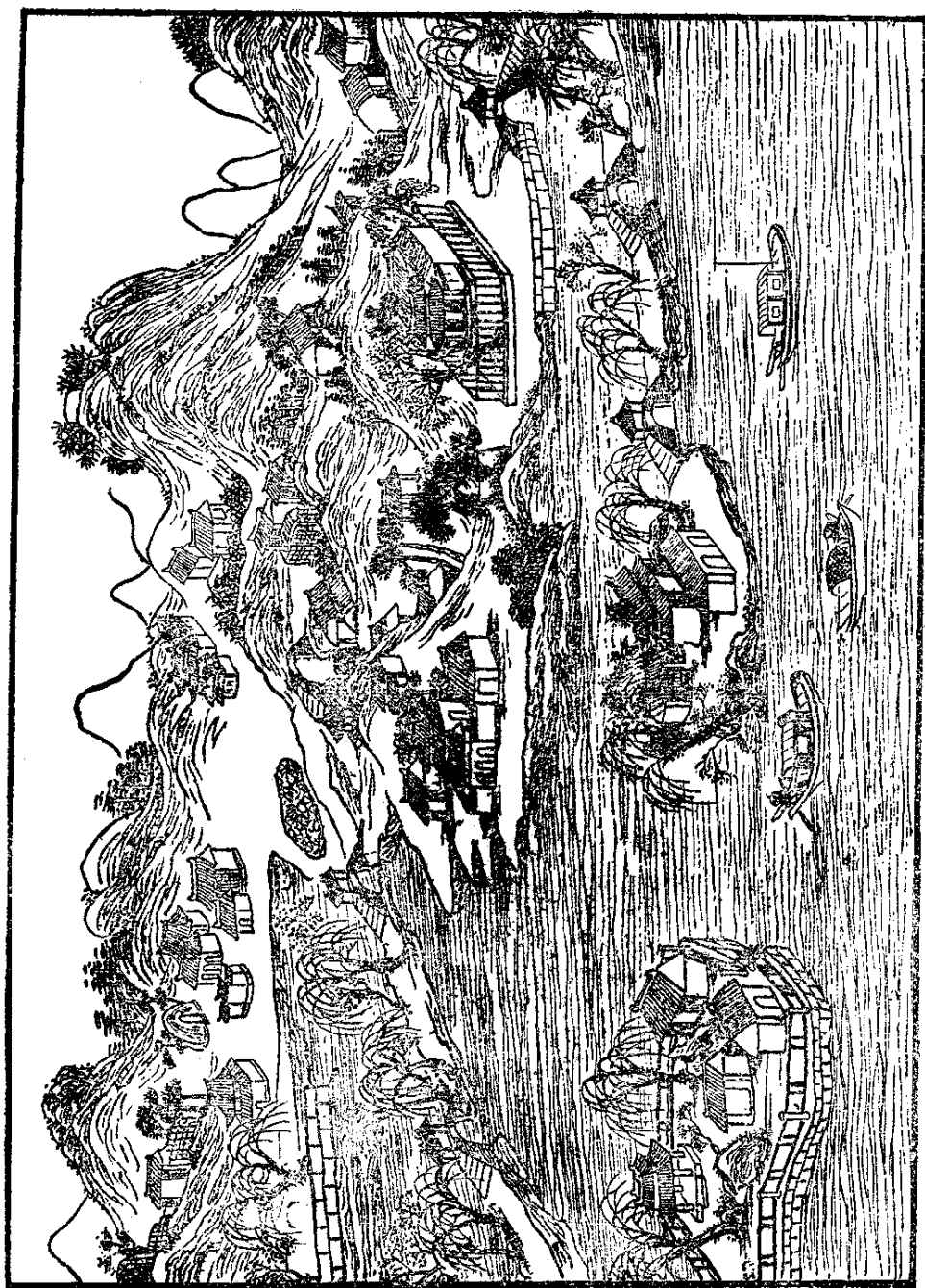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約寫成于康熙年間。作者署名「古吳墨浪子」，生平事迹無考。一九五八年，原古典文學出版社曾據光緒十八年上海文選局石印本排印出版，原書插圖全部復制，并從《西湖拾遺》中選印了十六幅人物像。此次修訂，又用乾隆五十一年芥子園刻本參校，少數篇章還參考了必要的史籍，改正了若干明顯錯字和斷句錯誤，重印出版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五月



1892年(光緒18年)的西湖全景(上)



1892年(光緒18年)的西湖全景(中)



1892年(光緒18年)的西湖全景(下)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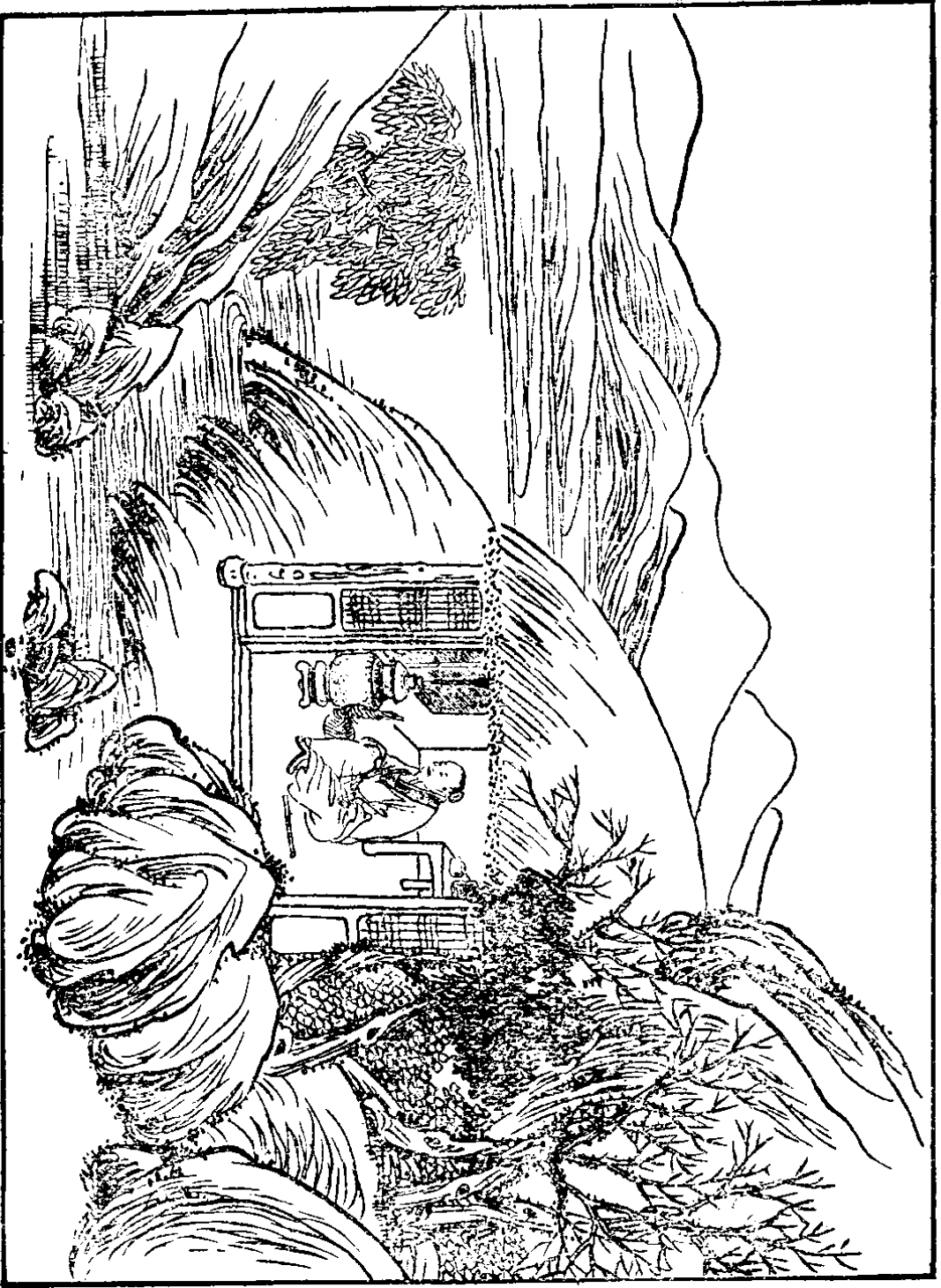
一	葛嶺仙迹	一	九	南屏醉迹	一六〇
二	白堤政迹	二〇	一〇	虎溪笑迹	一八四
三	六桥才迹	三六	一一	断桥情迹	一九五
四	灵隱詩迹	五七	一二	錢塘霸迹	二一七
五	孤山隱迹	六九	一三	三生石迹	二三七
六	西泠韵迹	七九	一四	梅嶼恨迹	二四八
七	岳坟忠迹	一〇七	一五	雷峰怪迹	二五八
八	三台夢迹	一三三	一六	放生善迹	二八一

葛嶺仙迹

西湖，環繞皆山也。而山之蜿蜒起伏，可容人之散步，而前后觀覽者，則嶺也。嶺之列在南北兩峰，與左右諸山者，皆無足稱。縱有可稱，亦不過稱其形勢，稱其隅位而已，并未聞有著其姓者。獨保叔塔而西一帶，乃謂之葛嶺。此何說也？蓋嘗考之，此嶺在晉時，曾有一異人葛洪，在此嶺上修煉成仙，一時人傑地靈，故人之姓，即冒而為嶺之姓也。

你道這葛洪是誰？他號稚川，原是金陵句容人。在三國時，從左慈學道，得九丹金液仙經，白日沖舉的仙公葛玄，就是他之祖也。仙公升天之日，曾將上清三洞靈寶中盟諸品經籙一通，授與弟子鄭思遠，囑以吾家門子孫，若有可傳者，萬勿秘。故此葛洪出身，原是不凡。但父母早亡，其家甚貧。却喜他生來的性情恬淡，於世間的種種嗜欲皆不深戀，獨愛的是讀書談道。却又苦于無書可讀，只得到山中去伐些柴薪，挑到市上去賣，賣了銀錢就買些紙筆回來，借人家的書來抄讀。且抄且讀，不畏寒暑，如此十數年，竟成了一個大儒。

有人勸他道：「兄之學業，亦可謂成矣，若肯出來求仕，便不憂貧賤了。」葛洪答道：「讀書為明理耳，豈謂功名貧賤哉。」勸者道：「功名可謝，而貧賤難處。今兄壯年，只因貧賤，尙未授



葛嶺仙迹

室，設非出仕，則妻子何來？」葛洪笑道：「梁鴻得孟光為妻，未聞出仕。即欲出仕，亦自有時，何待人求？」勸者不能答而去。

葛洪學問既高，寄情又遠，故于閒居，惟杜門却掃，絕不妄交一人。有興時，但遨遊山水以自適。一日，在青黛山數株長松之下，一塊白石上箕踞而坐，靜玩那滿山的蒼翠之色。以為生于山中，却又不緊貼于山，以為浮于山外，却去山遠了，則此色又不復有，因而感悟道：「孟夫子所言『辟于面，益于背』，正是此種道理。此山之所以稱壽也。」

正在沈吟注想，不期此日，恰有南海的太守，姓鮑，名玄，同了許多門客，也到青黛山來遊玩。先在半山亭子上吃了半晌酒，酒酣之際，各各散步。鮑玄偶攜了一個相士，正遊到葛洪的坐處來，忽見葛洪坐在石上，昂昂藏藏，丰神飄逸，不覺驚訝，因指謂相士道：「你看此人，体态悠然，自应有富貴，何如此青年，甘居泉石？」相士因定睛看了一眼，道：「這少年富貴固有，然富貴还只有限。更有一件大过人处，老先生可曾看出？」鮑玄道：「富貴之外，則不知也。」相士道：「你看他鬚眉秀異，清气逼人，兩眼灼灼有光，而昂藏矯健如野鶴，此殆神仙中人。」

鮑玄听了尚不尽信，因走上前，对着葛洪拱一拱手，道：「長兄請了。」葛洪正看山到得意之所，低着头細細理會，忽听得有人与他拱手，忙回过头來看時，却見是一个老先輩模樣，只得

立起身來，深深打一恭，道：「晚輩貪看山色，不識台駕到此，失于趨避，不勝有罪。」鮑玄見他謙謙有禮，愈加歡喜，因又問道：「我看長兄神情英發，當馳騁于仕路中，為何有閒工夫尋山問水，做此寂寞之事？」葛洪答道：「嘗聞賢人君子之涉世，即居仕路中吐握風云，亦宜有山水之雅度，如老先生今日是也。況且晚輩正在貧賤時，去仕路尚遠，落得受用些山川秀氣，以涵養性靈。」鮑玄听了大喜道：「長兄不獨形貌超凡，而議論高妙又迥出乎尋常之外，真高士也。可敬，可羨！」因而問姓。葛洪道：「尚不曾拜識山斗，晚生小子安敢妄通。」鮑玄道：「我學生南海郡守鮑玄也，過時陳人，何足挂齒。」葛洪忙又打一恭，道：「泰山北斗，果是不虛。晚生葛洪孤寒下士，何幸得瞻紫氣。」鮑玄听了，道：「这等說是葛兄了。但不知仙鄉何处？」葛洪道：「祖籍金陵句容。」鮑玄道：「聞句容縣，三國時，有一位白日飛升的仙人，道号葛孝先者，兄既与之同姓，定知其來歷矣？」葛洪又打一恭，道：「此即晚生之祖也。自愧不肖，尚墜落凡胎，言之实可羞恥。」鮑玄听了又不覺大喜，因顧謂相士道：「祖孫一气，吾兄言神仙中人，殆不誣矣。」相士笑答道：「非予言不誣，实相理不誣也；非相理不誣，实天地間陰陽之气不誣也。」

葛洪見二人說話有因，因而問故。鮑玄遂將前看他所論之言，又細細說了一遍。葛洪此時听了，虽謙謝不遑，然胸中早已落了一个神仙的影子在心坎之上。葛洪見鮑太守賓客紛紛，恐

他有正事，說罷，遂要辭別而回。鮑玄執手不舍，再三問明了居止之地，方容他別去。正是：

慢道知音今古稀，只須一語便投机。

况乎語語皆如意，怎不身心一片依。

你道鮑玄為何這等喜愛葛洪？原來他有一個女兒，名喚潛光小姐，最所鍾愛，尙未得佳婿。今見葛洪少年，瀟灑出塵，又有才思，甚是注意。到次日，就托相士為媒，來與葛洪道達鮑太守之意。葛洪惟以處貧，再三辭謝，當不得鮑太守情意諄諄，遂一言之下結成了秦晉姻盟。又過不多時，竟和諧了琴瑟之好。夫妻甚是相得。自此，鮑玄與葛洪在翁婿之間，便時相過從。

原來鮑玄最好的是外丹，并內養之術，因見葛洪出自神仙之裔，便盡將所得的丹術，朝夕與葛洪講究，指望他有些家傳。葛洪因說道：「小婿聞修仙一道，要在各人自煉，雖有家學，亦不過是些平常導引之法，只好保養氣血，為延年計耳。至于飛升冲舉之事，想來定須大丹。」鮑玄听了，深以為然，遂留心訪求大丹之術。

那時是晉成帝咸和初，司徒王導欲召葛洪補州主簿，以便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。葛洪固辭不就。后因东南一帶反了無數山賊，朝廷勅令都督顧秘統領大兵往討之。這顧秘與鮑玄原是舊交，臨行來辭。鮑玄因開筵款留，坐中命葛洪相陪。顧秘見葛洪器宇軒豁，問出一言，頗有

深意，度其有才，因問他道：「目今東南一帶，山賊作亂，相連相結，將有千里。本督奉命往討，不知還該作何方略？葛兄多才，當有以教我。」葛洪道：「草野下士，焉知方略？但思賊本民也，汹汹而起者，不過迫于飢寒。有司不知存恤，復以催科酷虐之，使其不能生，便不畏死而作亂，實非有爭奪割據之大志。況一時烏合，未知紀律，恩詔并寬恤之令一下，則頃刻解散矣。若欲示威，挺而走險，則天下事不可知矣。望老大人為天地惜生，為朝廷惜福。」顧秘听了，不覺喜動顏色，因對鮑玄道：「令婿稚川兄不獨才高，而察覽賊情，直如燒犀覘火，而解散謀猷，竟是仁心義舉。杯酒片言，本督領教多矣。軍旅危務，本不該煩瀆高賢，但思兵机叵測，倘一時有變，本督自知魯鈍，恐不能速應。一着稍差，豈不喪師辱國？意欲暫屈高賢，帷幄共事，設有所疑，便于領教，使東南賴以安靜，或亦仁人所願。望葛兄慨允。」葛洪因辭謝道：「芻蕘上獻，不過備大人之一探。若借此臨戎，小知大受，鮮不誤事，烏乎敢也。」顧秘道：「一長便可奏效，何況全才。本督意已決矣，萬望弗辭。」隨命軍中取了一道縣尉的勅書，填了葛洪名字，并縣尉的衣冠送上，道：「暫以此相屈，另日上請，自別有恩命。」葛洪還要推辭，鮑玄因從旁勸說道：「幼而學，壯而行，丈夫之志也。賢婿雖別有高懷，然積功累行不出貧寒，則功名二字，亦人生所不可少。況知己難逢，今既蒙顧老督台，汲汲垂青，實賢婿知己也。何不出而仰佐其成功，使東南

万姓死而忽生，擾而忽定，豈不于徒抱之仁心，更加一快乎？至于事后之功名，存之棄之，則無不可。当今之际，何必飢而不食，渴而不飲，虛費此耕鑿之功哉。」顧秘听了大喜，道：「鮑老先生之言甚善，葛兄不可不听。」葛洪見交相劝勉，知义不可辞，方才受了勅書，穿了冠帶，先拜謝聖恩，又拜謝主帥，然后入內，拜別岳父岳母并妻子，竟隨了顧都督，領着三軍而去。正是：

莫認丹成便可仙，積功累行實为先。

若徒徑守不为善，那得丹成上九天。

顧督帥兵尙未到东南之界，葛洪早獻計道：「賊巢廣遠，难于遍剿，利在招降，固矣；但思招降亦不容易，必使其心又感又畏，方才貼服。今欲其感，須用大恩結之；再欲其畏，須大威震之。大恩不过一紙，大威必須百万。今元帥所率有限，何以使其必畏？」顧秘道：「如此却將奈何？」葛洪道：「洪聞先声最能動众。元帥可先發檄文于东南各府州縣，虛檄其每府發兵若干，糧草若干，每州縣發兵若干，糧草若干；某兵就便当守何險，某兵乘勢当攻何寨；獲一首級，当作何賞；破一营寨，当進何爵；候本督府百万大兵到日，一同進剿。烈烈轟轟，喧傳四境，却暗戒各府州縣不必實具兵馬，但多备旗鼓火炮，虛張殺伐之勢，使賊人見之，自然驚懼。然后命洪率一旅，宣揚聖恩，沿路招而安之，定自畏威而感服矣。」顧督帥称其妙算，一一依計而行。不

過數日之間，各府州縣俱紛紛傳說大兵將到，有旨檄共進剿，皆有旌旗、火炮、糧草，以為從剿之用。眾山賊聞知，莫不驚懼。強梁者尙想擁眾憑險以圖僥倖，柔弱者早已悔之無及。過不得一二日，忽又聞得恩詔到了，沿途都寫貼詔旨道：

万物皆自傾自覆，而天地之栽培不息。凡我黎民，偶以飢寒而為賊誘者，朕甚憫之。若能悔過自新，可速納兵戈于各府州縣，仍各回鄉里安生，便曲赦其罪，蠲免其積欠錢糧，有司不得重征再問。若果系飢寒，事平后量加優恤。有能誅獲賊首來獻者，賞千金，封万户。若執迷不悟，大兵到日，盡成齏粉，其無悔！

眾賊見詔書寫得明明白白，又且懇切，皆大喜道：「吾屬有生路矣。」遂各人將所執的刀鎗弓箭，盡交納到各府州縣來，竟一哄分頭散去。各府州縣轉取他所納的兵器，擺設在城頭之上，要害之所，以為助剿之需。賊首見此光景，無計可施，欲要擁眾，而眾已散了八九；欲要據險，而勢孤力寡，如何能據，只得尋思要走。早有几个貼身賊將，打聽有賞千金封万户的詔書，便你思量生縛了去請賞，我思量斬了首級去獻功。你爭我奪，竟將賊首斫成肉醬，而不可獻矣。賊首既死，而余党便東西逃散，那里還有踪跡？及顧都督的兵到境上，而東南一帶已是太平世界，竟無處勞一兵、一將、一矢、一炮矣。顧都督大喜道：「此皆葛縣尉之功也。」遂細細的表奏朝廷，

請加重賞。朝廷見兵不血刃，而四境掃清，甚嘉其功，因賜爵為關內侯。詔書到日，眾皆稱賀。葛洪獨苦辭道：「洪本一書生，蒙元帥提攜，得備顧問。即今山賊之平，非元帥大兵，赫赫加臨，誰肯信一言，而遽解散耶？此皆元帥虎威所致，元帥乃謙虛不自有，而盡歸功于洪，復蒙聖主賜以上爵。洪自惟草茅之士，何以當此？万望元帥代為辭免。」顧秘道：「解散之功，且無論；即大兵之威，亦賢侯檄府縣虛應之所揚也，豈盡在本督？賢侯有功而不受職，朝廷不疑賢侯為薄名器，則疑賢侯為矯情。避之何難？然揆之于義，似乎不可。」

葛洪听了，甚是躊躇。原來葛洪本念，不甚重在功名，惟深注于修煉；平素與鮑玄講究，知修煉以得丹砂為重，而丹砂惟交趾最良，今見辭功名不去，遂轉一念道：「洪本書生，不諳朝廷典禮，几于獲罪。今蒙元帥訓教，辭爵既于義不可，但人各有志，才各有宜。今洪欲謹辭侯爵，別乞一命。總是朝廷臣子，不識可乎？」顧秘道：「既有所受，亦不為矯情矣。但不知賢侯欲求何地？」葛洪道：「乞勾漏一令，平生之願足矣。」顧秘道：「勾漏，下邑也，賢侯何樂于此？」葛洪道：「此洪素志也，望元帥周全。」顧秘許諾，果為他婉婉轉轉上了一本。不日到下旨來道：

既奏大功，勾漏一令，何足以償。既稱其有素志，着即赴任。侯爵虽不拜，可挂為虛

銜，以重朝廷优待功臣之典。

葛洪拜謝了聖恩，又謝辭了願都督，方才奉旨回家別岳翁鮑玄，將願乞勾漏令，要求丹砂之事細細說明，鮑玄大喜。不久別了岳翁，攜了妻子潛光小姐上任而去。正是：

一官远远走天涯，名不高來利不加。

若問何求并何願，誰知素志在丹砂。

果然勾漏是一小縣，葛洪到任即薄賦減刑，寬徭息訟，不消兩月，治得一清如水，正是民無凍餒，官有余閒。故葛洪在衙無事，聞知羅浮名勝，遂常常去遊覽，欲以山水之理，去參悟那性命之學；見那山水到了春夏之時，則草木榮茂，到了秋冬之際，則草木衰落，因悟道：「此豈山水有盛衰，蓋氣數盛衰也。」偶然到梅花盛開之時，見開者開，落者落，因又悟道：「此亦非梅有開落，亦氣有盛衰，故梅當其盛而開，緣其衰而落也。」因而自悟道：「万物皆在氣中，豈人獨能出于氣外？少壯者，受生之氣正盛也；老耄者，受生之氣已竭矣。若欲長生，必須令此氣常壯，不至于衰竭則可也；此丹經所以貴乎養氣也。」由是，朝夕之間，惟以養氣為事。初惟靜養，繼而調息；繼而閉其口，使氣惟從鼻息中出納；繼而長收短放；繼而吐故納新后，又直收入丹田；繼而直貫至尾閭，又直貫夾脊，漸漸有个貫頂之意。行之既久，只覺滿腹中的精神充足，滿身上的血